

歸去來兮,田園將蕪胡不歸! 既自以心為形役,奚惆悵而獨悲? 晉·陶淵明

中秋節前夕,老爸邀我上山走走。事實上, 每逢假日,這個活動對我們而言,已成例行公 事。一座山、一幢老屋,若說是會讓人魂牽夢 縈,恐怕有些誇張,但總是時時惦記著的。每一 次上山,會有什麼新發現,誰都無法預知,這便 是誘因與樂趣所在。可能的答案包括香蕉黃了、 野芭樂熟了、懸鉤子(野草莓)紅了,這些足以解 鏡的野果。還有,如果碰巧遇見小鹌鹑在媽媽帶 領下快速通過山徑,那才叫人驚奇呢。即便一切 如常,光是在那棵老蓮霧樹下坐一會,吹吹風,聽蟬鳴鳥叫,看鳳蝶在紅色的朱槿花間飛舞,已足夠讓人有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感受。而我的老爸,還有個獨門的嗜好,他喜歡坐在自家梯田的田坎上看高鐵列車呼嘯而過,這可是山中曠古未有的盛事呢。

老宅三合院建於台灣光復之前,因年代久遠,加上921地震災害至今未曾整修,早已搖搖欲墜,至少西廂房的屋頂垮了一半,老媽的房間成了瓦礫堆。又經幾番風雨,連石灰牆也漸漸不保,露出早年土水師精心設計包藏裡頭的黃泥與山棕。不久,半壁牆面直接崩落在瓦礫堆上。不知從何時起,土堆上竟然長滿了茂盛的芒草、苧麻和構樹。眼看老屋傾頹,情緒



不該把書拿來燒,會犯忌諱的。不一會,火光熊 熊、濃煙四起,意外讓屋後住在山黃麻上的五色 鳥大爲緊張,牠從樹洞探出頭來,看苗頭不對, 一溜煙飛走了。

我把戰場推向東廂房,它與正廳的轉角,原本是穀倉所在地,後來變成我結婚時的新房,不過已10餘年未住過了。我一時興起,想找看看裡面是否還有堪用物品。由於房間潮濕又昏暗,需要照明,在工作燈協助下,我把抽屜一個個打開檢查,裡頭多半空空如也。這我一點都不意外,因爲一應家當,多年來除了自己拿走的以外,被不明人士搬走的也不少。但是,當我準備打開最後一個抽屜時,當下就感覺到不尋常的沉重,朦朧中看見一堆蠕動的環狀物體,我體內的防衛機制叫我退後兩步,並大叫有蛇。

老爸聞聲趕來,一派輕鬆地說臭青母有甚麼 好怕,沒有毒性,但是很臭。老爸祭出最高指導 原則—不能殺牠,因爲反正無害。因應方案是合力將蛇趕到外面,只是那蛇不識好人心,途中幾次回頭對著我噴臭氣,讓我感覺不太舒服。屋裡有蛇,難免讓人心跳加速,驚魂未定。老爸說習慣就好,他以前偶而一個人在山上過夜,也常看到錦蛇與南蛇爬進爬出,見怪不怪。不過他倒是提醒我,如果要長住這裡,就不要跟太太說有蛇的事。

解決了房間雜木與臭青母,老爸給我出一個 難題,他說屋後立枯著兩棵山黃麻,如果颱風來 襲, 難保不會倒下來壓到房子, 可惜了剛鋪好的 鐵皮屋頂。未雨綢繆,他認爲應該先給鋸掉,以 絕後患。我説剛才那隻五色鳥此刻不是又飛回來 端坐在樹洞口了嗎?要怎麼鋸呢?我又強調,說 不定那圓洞裡頭還有小寶貝呢!老爸猶豫著說其 實他也是這麼想的,不然就先鋸一棵,另一棵以 後再說。父子達成共識,我持鋸來到樹下,五色 鳥居高臨下, 繃緊神經, 睁大著雙眼, 目不轉睛 的看著。我剛蹲下試著拉動鋸片,它的一隻鳥爪 已伸到洞口,完成起飛的預備動作。我開始用力 鋸樹,再抬頭看時,鳥已不知去向。我在老爸的 指導下,順利把一棵枯木放倒,終毫沒傷到屋 頂。只是一直待到黃昏來臨,滿山響起蟬鳴、五 色鳥家族此起彼落的咕咕聲和其他無數種音響 時,仍不見那隻被嚇壞的五色鳥回來,老爸咕噥 著呼喚,難掩落寞之情。

夕陽餘暉中,老爸還在努力與一條爆裂的水 管奮戰,他略顯佝僂的身影,讓我想起我所知道 的-他在這片土地上耕種與生活超過一甲子-的 歷史,老爸對這片土地的熱愛是無庸置疑的,要 不,爲何別人爭著將地產變更爲墳場、廢棄物堆 置場,或賣給人蓋販厝,都發了財,而他看在眼 裡,總無動於衷,安於現狀。或許他並不是真的 不愛錢財,只是更愛這片環境與生活在其間的生 物罷了。世間誰是主人,誰是過客,時間總能夠 證明一切。在我一閃而過的意念中,屋後的五色 鳥不正是這裏眾多主人之一員,讓這小主人一天 受到兩次驚嚇,確實有所不該。我在心中與五色 鳥相約,往後我會更常上山,繼續整理荒蕪的老 屋與田園,希望能多少恢復一點舊觀和生活機 能,但決不再輕言放火與鋸樹。我曾眼見五色鳥 在木瓜樹上大快朵頤,就決定在庭院種一排木瓜 吧,只希望這隻五色鳥願意繼續與我爲鄰,我喜 歡牠坐在樹洞口看我做事的模樣。 鄉